

夷

堅

志

夷堅支甲卷第四 十六事

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盧衝民劉四秀才紹熙四年十一月暴卒為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閻王殿庭下仰望陞基可高一丈許王憑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出共相公至此劉默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顧語左右似有生氣吏質劉曰汝適所說何事劉不敢荅辭曰未曾啟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不得泄漏此是饒州洪右相今作閻羅王少頃王命吏押回劉歸經歷數獄見罪囚苦楚驚悸之極吏舉

袖掩其面遂蒙無所覩行三十余里始釋手別有一
殿巍然僧合掌升高坐前有黑光卓鋪白紙一張紙
上數蟲蠕動僧下坐執隨求法環搖撼作響問劉曰
汝在生修何善業對曰無可紀者僅能持高王觀世
音經耳僧曰只此是也放法去汝未已經三日恐汝
妻壞了宅舍宜亟還吏即引行過澗水兩重躍而寤
次年二月劉生鄰人葉百一至憲臺投牒館於逆旅
黃氏與人說此予不暇視審也因記文惠公頃游廣
府帥方務德滋留攝幕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川
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為共通判而洪氏所出

本共工氏之後故左傳有晉其華魯共劉皆讀曰恭至漢乃於左方增水云

張鎮撫幹

鄱陽張鎮者忠定叅政之孫為湖北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四年十一月叅議官張廣滿秩鎮送之於沙頭留飲至二更乃還城方就寢而府市火作鎮起從三帥樞密出視歸已夜分天未明忽連声称救妻秦氏問之瞑目不語頃之而絕先是十日前遣一黥持信掩至德興半塗覓肩重自是日日頓增殆不可負嘗擲之于地曰莫是裏面盛着死人頭如何更擔

卷

不起過江山渡以語舟人舟人試奔之亦云未嘗有
遠路信物如此重者既到張氏宅黥納書於鎮父通
州使君埏啟掩但鹿脯耳才出外便為物所擊為鎮
音声責之曰汝在路如何得罵我黥謝不敢俄直入
至父母處泣而言曰死生定數無所復恨鎮未有子
居新婦難以守寡畢喪後乞遣歸其家大姊娶久歲久
雖有一兒亦非久遠計願別為謀終身之託黥旋仆
地移時乃蘇通州愕然憂疑鎮正其室范氏所生尤
以為戚又兩日凶問至然則黥西來時鎮之神識已
憑之矣悲哉死時才三十五歲秦氏堪之女也

雙頭蓮

鄱陽高嶼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為李舍池中蓮生
花雙頭丞賈煥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
吳興鄉校肄業值庠後產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
來觀之折取諦翫葉間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年

諸人共致慶語勉令力李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
翕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
瘡瘍遍体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為第一賈名安宅

華延年

慶州士人華延年字慶長入太學肄業提身齋嘗與

同舍聚坐庖亭上齋僕報慶州陳官人參齋華奮躍而起喜色可掬衆異而扣之曰往歲過三衢詣老劉卦肆求占得詩曰郊鑑總龜如往李未見才名能廣博希點若來參李時同年從此不須疑今陳君者正名希點蓋比歲葛鄭蘇三先生為李官吾三試南宮皆不利而陳亦阻憂患不得到省茲其有同年之地乎果以淳熙辛丑同登第希點字子與為第四人

項明妻

餘于洪崖鄉嶮岷山民項明取倡女胡氏為妻十有餘歲生一女而死隆興元年有巫從它鄉來言能致

亡者魂魄項令召其妻隨命即至項無所覩女已十
二歲獨見之真其母也遂留止不去夜與夫同榻異
衾而與女共處凡所需索悉憑女以告兩月後忽云
父母來仍携僕從欲飲食項即办供具初同席鋪設
妻曰主僕不當均礼乃別置焉繼言吾父室庐損蔽
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亟焚紙鏹數百束又云錢甚多
無人輦送乃喚画工作兩力人既成嫵其矬弱復易
之俄告去曰欲偕二親治屋經月余再來所親李媼
訪其夫失不瞻問女云已被阿娘於腰間打一杵媼
歸腰大痛不能行卜者占胡氏為崇禱之始愈相處

一年漸縮小其竟也殆如嬰兒遂不見

右三事高峽山記

嚴桶匠妻

饒州民嚴翁為桶匠居城外和衆坊妻生子三皆娶婦嚴死累歲妻以淳熙庚子四月亦亡三子有孝心停柩於家七日方作齋會姻戚咸集一蝮蛇俗稱鼈鼻者長五六尺忽從柩下出蜿蜒了無害人意見者異而視之蛇昂身向子點首者三四眼中流淚若歆悲訴者或擬舉杖加箠子遮止之鄰媪乃問之曰尔是嚴婆邪點其首又問何處是汝灵坐即直赴其所良久復出又問三婦房何在皆隨声而往問三

子亦然既罷徐、入戶限內不知所之

劉十二

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居槐花巷東以傭書自給為性
倔強當夏夜與妻子露坐於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
而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支体手足双眸睥睨睛
光閃爍竦耳侈口勃窣造庭際劉氏大小駭走旋失
所在明夜復然自是數來家人慣見之稍不怯畏隨
伺其何往乃至屋後大木下入地而滅明晨命鍾掘
其處於三四尺底得古石磐齒多缺落獨兩眼存取
斧椎碎之戰、流清血舉而擲諸江中怪不復至

張待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於它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覩室中變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竦有聲李家人畏有奇禍別就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于人張仲南待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澈溫潤遣僕夸之獲白金器數百兩或云二十鎰咸謂地寶自有所係非李所能享納也

李柔

衢州倡女李柔以慧黠善歌舞為士大夫往來者所稱賞年才二十餘遇疾而死郡駛卒王先與之同里

居時被命詣錢塘回至壽昌縣相值於道訝其独行
詢之曰今欲何所徃曰欲到臨安看郊礼卒曰何以
不携婢僕又不乘輜但一婦女单子遠塗豈得為便
柔笑而不荅既分手柔曰君到吾家為寄父母声言
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还首訪李氏乃知所見者鬼
也

詹燁兄弟

臨川士人詹燁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欲獲鄉貢
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燁寤而思之列郡秋闈考官
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為當世賢者遍以語人

弟燮戲對曰試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
與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燁悟向未之
夢儻用以破題既為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於第
一韻領聯云凡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禮之及揭榜
燁為賦魁燮亦與薦送是歲以賦求舉者三千人唯
二詹兩句擅場信非偶然者

靳守妻妾

靳春太守不敬記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濕嘗
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鉄鉗箝出舌以剪刀斷之
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而死後其家設水

陸齋會僧方召孤覓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
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
有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昔冤責償勢必
不免蘄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錙釋其怨晁云切不可
數日而卒

南城驛

孟必先子開為建昌教授淳熙十年將受代暫假南
城驛寓居侍妾張灯於臥室課其子讀書孟子房才
隔一窻子忽見一物狀如猫而有毛潔白如雪自室
突走出外報其母共持灯跡探所向孟聞紛紜亦疾

趨往視之甫下廊廡兩室皆推壓器皿倚卓當其下者已悉糜碎非白猫示變孟氏一家且併命嘻其危哉孟今除桂陽守此駟素多怪前後處者皆不寧茲乃能為人福可洗積愆矣

錢塘老僧

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灵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來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群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污瀦所產萬計皆空

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未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你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紹已咄々嫚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剥蛙刀刺之中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鞏庭筠時為邑宰鞠其獄衆証既孚物色逮老僧杳不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九里松鯁魚

鞏庭筠為錢塘宰與杭州士曹張顓正縣尉錢紹彭

同游天竺過九里松見流水中小鰕魚相銜逐隊而
嬉才長二寸許戢可愛從者以器攬取輦邀二客
下馬步觀之行百余步到水際得一穴中水湔湔
群鰕迸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壚試訪其故
荅云向有陳翁者專為貨鰕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
悉經其手乃敢售晚年迂居此地自賣矣鰕夫妻近
日併亡無男女治後事里巷為掩瘞於一穴比以積
水所漬冢土傾摧每見鰕從中出常時未省有之不
知何為也輦與客憮然驚歎正此翁媪墮鰕類以償
業債即舍里正取其骸付漏澤園送鰕于西湖

予所記煤鰕翁亦爾

右二事見羣
廷筠總仁志

鄧如川

工

將仕郎鄧增字如川建昌諸鄧也以父武岡太守昌
國恩得官為人疎雋少檢頗土製小詞作大字娶宗
室朝議大夫子淦季女絕有色未及笄宦而亡家素
貧趙無以守志才服闋携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
子甫一月黃夢鄧至誚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
今受命為瘟部判官汝宜速罷婚不爾將行疫癘於
汝家至時勿悔也黃驚寤而惧至甚慕恋趙不得已
亟與決絕踰年後趙益窮匱或日高無炊煙又嫁南

城童久中越數月亦夢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之疾移汝身童才溺愛不以為然果得風勞之疾如鄧所感時二年竟死

黃文明

崇仁士子黃文明吳如松二人相與友善皆獲鄉薦紹熙辛亥黃居家卧病與往別業就醫歷數月不瘳勝常夢與吳同抵一處遇黃衣走卒持官文書來追逮取視之其上有黃文明吳如松姓名相顧愠怒謂州縣不應無故呼舉人又斥誨如此始猶力拒俄已隨之行到大第宅壯麗如官府闢其戶寂無一人走

卒亦不見進至中堂入一室中望其間設榻兩人共
被而寢近而觀之皆犬首人身怖汗奔出轉而之他
遇一道人與之揖門此為何地曰此往生之所也未
及再語而寤以告父及告妻深子訝朕兆之異已而
病甚遂卒如松亦繼亡里中論者以為黃吳儒生操
持無顯過而身後疑墮異類若云隱慝則非外間所
知也

夷堅支甲卷第四

夷堅支甲卷第五十五事

唐四娘侍女

石從政郎楊仲弓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崇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出行市里逢小胥呼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邪告我何害此祟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悚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遷尔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小異無復可疑官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祕之勿泄宜預備長采線

串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一二種
正使是人固足為戲笑不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
女至悉如之雞鳴女起而失翠冠一履意狀慌擾

尋索不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為天且明拂然而去
胥視二者乃捏泥所製即携示楊、行法考訊遣吏
徧訪群祠蓋城北唐四娘庙侍女也胥往驗之真所
偶者頸上無冠一足只着襪承線出于像背楊誦咒
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者楊終也楊終於郴
州里椽營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

舒嫩四

淳熙元年道州寧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
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余資
作鍾樓壇屋徃々虛數乾沒衆莫得稽考後五歲間
主事者多死小民舒嫩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邑人
其親戚先亡者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囚桎梏繫廊下
傍側積錢甚多近視之則淳礼也問所坐何罪顰眉
而荅曰正治九疑醮事舒曰是役也唯君用力最勤
於公家何預反見拘執淳礼曰此陰府爾吾實于斯
有欺隱故獲譴独重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遇
旧識卜人蕭諄相與揖語曰汝勿恐當得復还旋踵

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臨病篤言為黃衣卒未追理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龔輿夢

潭州士人龔輿乾道四年冬與鄉里六七人偕赴省試過宜春謁仰山廟祈夢輿夢至官府見柱上揭帖紙一片書龔輿不得四字而不字上下稍不聯接既竟殊不樂自意必下第及春榜止輿中選余人盡黜始以語人謂夢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續如此乃一个字也神言龔輿一个得耳豈不昭哉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甯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脩葺中稍腹澤悍戾淫佚與並舍少年姦宿每側耳唾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欲烹甯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援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為餌強脅汙我、不肯從懷刀欲赤幸而得免甯適無妻鄰人以為然執詣里正赴縣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為作道地甯貧而嗇且自持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守戴顓不能察且謂閭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逼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顓意鍛鍊成

史獄奏之寘坐死賜而游氏錢十萬令長吏歲時存問
稱以旌其節由是而節婦之名郡人盡知寘寃而憤游
之濫竟以與比近林寺由僧通為人所告受杖未幾
抱疾見寘為崇遂死時淳熙四年六月也其後顛為
提點形獄延奎劾罷趙賊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
黥皆相去年歲間耳

周三蛙

南城田夫周三當農隙時專捕以魚鱉鱔鱔為事而
杀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
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胃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

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々若數蛙嚙動手內久之
登侵宛轉一撮上跳擲簌頓呻吟哀鳴與蛙受苦時
不異凡一歲乃死

妙智寺田

建昌新城縣妙智寺有田皆上腴會寺僧盡死寓客
呂卽中方來郡城卜築垂涎其產囑諸邑宰張君欲
承佃呂之女嫁軍中孔播之弟張畏其挾勢遂給與
之寺以是廢并屋室亦毀撤無遺張臨受代夢客通
謁自言為妙智寺土地以田為請曰可令呂公見還
而別命僧主持香火修理院舍不然且速禍凡三夕

連夢皆然及罷去復夢來謁而加懇切張悔惧具告
呂、殊不顧省張調湖北安撫幹官未赴而卒呂夢
張服綠袍如平生偕寺土地來斥數其貪仍警以咎
譴申言再三呂竟不听其長子又從而羽翼之未幾
除守蜀中郡行至武昌而死長子繼亡

楊省元

瀏陽湯璫君宝為士人時游李于清江每往來必過
宜春淳熙甲辰謁仰山二王祈夢是夕夢行通衢遇
兩士同塗揖問姓字其前人云姓王其後人云歐陽
少頃一吏如典謁者邀赴公燕到一處崇閣華屋二

少年衣冠燁如若貴游子弟與之坐置酒高會席罷
徑起但一僧在傍相問訊拉詣別館見一鍾絕大挂
于架湯拊摩之謂僧曰試扣之如何僧曰鍾至成俟
經洪炉陶鑄乃可擊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
声止聞一方若得洪炉坏冶之力然後鳴蒲牢以撞
之然播宣四方非該日比也遂驚寤歲在丙午潭州
秋試以第三名中選舉首則在顔次為歐陽問丁未
南省湯魁多士子實典貢舉乃悟洪炉之兆盖默遇
姓字夢中二少年疑為王子僧者小釋迦云湯作記
刻石茲僅傳大畧耳

雷州雷神

淳熙丙申桂林連月不雨秋冬之交農圃告病府守張欽夫拭遣駛卒持公牒詣雷州雷王廟問何時當雨既至投牒畢宿於祝官之家是夜駛祝同夢神令其報云明年上元前三日方有微雨仍以錢二千與來使且命于牒中併言之又諭駛曰錢湏令左司見駛拜謝旦往辭得牒及錢于案上歸塗乏使遂用所犒錢至復命張視牒問錢何在時纔余百金探囊取呈猶銅錢也張顧左右轉接諦翫則變為紙灰矣至正月十二日果得小雨僅能洒塵於沾丐殊無補

劉畫生

建昌新城劉畫生因往近村鶴源寺歸次山崦間值雨趨避道側樹下聞人啞、語聲顧見二婦女冒雨偕行一老一少遙謂劉曰我輩從汝索命于今五十年天涯海角尋求且遍元來乃在此劉曰我平生不曾害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稱五十年相尋真是錯也二婦同辨云曩實為汝所害安有錯誤今必不相捨劉甚惧奔至旅店具為主人言方共嗟異而已在傍主人畧無所覩以為病獨引詣一室少憩俄復出如廁解衣帶歆自經人急救之得免店左有廣枯王

行廟主人使拜禱祈福二婦隨之不置笑而語曰汝
欲謁大神而買香不費一錢如何感應劉迳入懇請
才出門即仆地昏卧移時醒然云似夢非夢見神緋
袍象笏據案治事命吏檢簿既而曰劉生持十閨齋
至誠特與展一紀立放還二婦拱候廷下相視掩泣
若不從狀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自是絕不茹葷
時淳熙初元不知今存否也

景德寺酸餚

南城張遷善知縣家老僕姚卓次子為景德寺僧一
孫年十許歲間至叔處淳熙丁酉三月望夜夢詣寺

如常日嬉游到佛殿前遇長身僧與之一酸餚納於袖中睡覺儼然在手以告母欲食之母疑其異轉語卓、頗駭亟携孫往質其事乃昨夕張提刑來塔院設水陸供食也他僧取所余者比校無少差卓復懷歸寘佛堂香盒內次夜孫又夢前僧來責曰我與汝酸餚何故不喫汝既無用當以還告孫不能荅迨旦視盒中失之矣

劉承議

劉旦字德遠新城人紹興十四年預鄉貢得一夢不以語人至三十年登科踰二紀始改京官才至奉議

即不考課妻子推迫姻朋勸勉曰若執志如此安得
延賞及後人乎於是勉自陳遂轉承議俄遇

光堯慶壽例賜磨勘謂從此為員外只旬月事殊過
望慰喜未幾自通判辰州代歸卒於九江舟中方無
恙時取所被勅誥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瞑目後
可開及沒後家人乃啟視之蓋述宿夢言見一異人
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議即止殆是神告故向來深
願迂此秩然賦分既定距非人力所能轉移子孫宜
用為鑒聞者以劉為知命恨其不踐初心云

劉氏二妻

從事郎刘恕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又娶于高氏携媵婢四人淳熙初為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年十一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雄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已寵必衰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同乃父出外治事或對客輒啼嘯奔叫恕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為母所箠恕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杀我恕驚問

見針笏詰所未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性命
恕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鞠不得情郡守念閨門
茫昧難以寘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罹決絕外間
皆明知其誣恕独弗之悟旋用他事罷去還鄉而卒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堯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
夢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數百書人官
賤姓名以雌黃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通判某州
張某凡某字處悉為煙露隱蔽不可辨識是時文階
寄祿米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祐

新制也嗟歎而寤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歷知
撫州崇仁縣官朝奉卽繼通判南劍州以母憂不赴
後調龍陽軍使自是無宦情几十年不求陞轉故人
遷為尚書省都事徑為陳牒於吏部再迁右朝請郎
思名位已溢默々不樂果終此官崇仁鄧輅為張撰
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吳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貲蓄微豐買城西空地
為菜園雇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
受傭累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恨々未

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何為復來
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已死它
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二子其一不存王
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日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
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因往視新犬方開目
試呼吳六即呦、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
直多故受此報

石叔献

石叔献南城巨室也娶濮王宮諸孫女得官幹僕吳
榮者為之掌錢穀出納積為欺弊訴於單軍守趙不

流子和其婦近族也。窮治其罪，杖而編隸泉州。淳熙六年，叔猷卒于家，榮弗知之。嘗出行，屢次過一白袍商客，宛然主翁也。趨前拱揖，問何日至此。曰：「偶以事亟來，未暇與女款語，遂分手去。」榮詣旅舍訪之，遍城皆不見。因榮因赦恩得還鄉，詣石氏始聞其亡，方在泉相值時，去世已久矣。未幾，榮亦死。

夷堅支甲卷第五

夷堅支甲卷第六十四事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独行疲倦
小憇道傍民家望双鬟女子在内明艷動人寓目不
少置女亦流眄寄情士者若失自是時一往女
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
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别女乘間私語曰
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
騁志又我不忍為使人曉夕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
士求之于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
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亟尋旧游茫無所覩矣悵然

空還忽遇之於半塗至言兒加長而容態益娟秀即
呼揖問訊女曰隔闊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其
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賊中某巷吾夫坐庫
務事今暫繫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
我啜茶否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
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它客同邸
女曰此間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携手入其室留半
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略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
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歛衽顰蹙曰自

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感疾甫期年而
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兔相從歡期
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
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
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
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何得
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
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下服
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為人說尚悽悵不已予族姪圭
子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老成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
半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佇立廷下偶聞
羅王未出廳我故得暫還亦不能久也越二時頃竟
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薦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
者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從外來着敝青布袍躡破
麻鞋負兩筇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
尚有余饌隨與之既又求酒畀以小尊一吸而尽至
餘

於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
顧也但為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
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云何告以故客曰倘呂
真人自來必不能識主人拍壁間盃像示之客注視
微笑曰我却曾識他狀兒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綃
五尺當為追寫一本主人喜即付之客接綃不施粉
墨但寘手中按莎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污主始惡焉
度其已醉無可奈何傍觀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綃
于空餅笑揖而出一童探餅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
履穿束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方悟真人下臨悔恨

不過標飾寔淨室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州新昌人
鄒兼善為邑主簿傳其事

邑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丁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
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唯二子一館客同塗啟行
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終入松徑主僧
率徒迎揖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憇坐于
法堂上余以僧禮意勤厚問之曰遠間元不曾遣駛
卒先至師何以知吾之來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
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掃

洒敬候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為貴人矣余默喜僧退
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夢曰果然但不暇為僧語其
詳今請畢其說昨夢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
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某郡太守
也余聞之謂正為倅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
殆非吉兆子以丁固夢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
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去暨到官將受代
適已東缺守荊帥趙丞相為其姓名朝廷從其請命
既下趙公就遣吏卒送之西行未感疾趙諭幙客張
鎮為挾医治療医言脉已絕趙餌以金丹似少間一

日正晝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張灯子荅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烛至又云了不見有光須臾增至十餘條亦如初子疑為失明近瞻視双目瞭然一俄頃而卒蓋將亡時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累衆食貧居興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之有旧及為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予使

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齎錢三萬聘以為
具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饌約以即
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嘆其窮謂無
此橫財當未入鬼錄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筠州
通判李善李嘗在其席下俚本末言

高陳二婦

南城鄧礼生子在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
已亡高與惡少年通姦至於孕育慮為人所訟溺殺
兒後數年得蠱病腹漲膨亨面色如赭蠟徹日夜呼
痛至不忍聞淳熙十四年七月病踈家人還視高

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更抱嬰兒來相惱乱我俄
伸足為蹴踏狀又曰尔輩不為我除去我已自踏向
床下了少頃復為搪觸之勢且望空紛拏辯數皆知
其殺子之寃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傍目擊之既
嫁因產女患其已多貧無以贍給即潰之水盆內明
年再懷妊見異物入房驚而成疾至困臨終譖語累
日畧與母死時同

趙岳州

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於建昌淳熙丁未除岳
州守未及上任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

官曹徐行抵庭下望乃父朝服据案決事見昌至甚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特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卒無斯湏之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已除代者而政吾獲免不父矣昌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卿童字梧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遍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戢不以為信昭卿者朝奉郎周煥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括聞此

說深惡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亟詣門注此官且以禳趙夢云若已與周為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秋滿秩吏部差知雷州客都城待班陞對買二少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善類聰明正直為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宛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點石倪徐楷相踵為太山府君三人同一檄甚與茲事相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為小異云

豐城下渡

豐城縣界三卷口一新開河一津名下渡紹熙庚戌八月岸上居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清形容瘦瘠

若平生素相識來致謝云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數日
間當捨去故專告別媪覺以語其子莫知何謂後五
日同邑苦竹村民嚴克誠二子往西山玉隆宮謁許
真君過而登舟未濟俱溺死道俗奉許君極肅敬二
嚴沿塗飲酒食肉疑以是獲譴云

堯率寺經

分寧縣堯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為近
居民黃生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黃愚人也不知為可
貴視其紙堅淨遂毀以為卧榻單久之得癩疾痛苦
穢腐數年乃死

吳滲二龍

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
挾其体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
夾登宝位吳自謂且平揖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身
蓋來歲飛龍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
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
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吳訖不偶執成疾
還家忽具綠袍鞞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
問之荅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遽再拜叙別
而出徑赴井傍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目吏范荀為子納婦貸錢十千於資聖寺長老經二十年僧既死荀亦歸攝因循失於償逋荀後得疾且篤呼其子觀光謂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聖寺錢今本處伽藍神遣人押長老來索取可急買紙錢燒與之又指示家衆曰土地之使偕長老見在此拱立汝輩不見邪泊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欲往報恩寺前尋徐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寧萊州人方自吉州監贍軍酒庫替回未幾亦卒時淳熙七年先是徐父奉直大夫者寓居彼寺之人

用常往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因是頗擯有其資以
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珏說

張尚書

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
紹光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蓋未知
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其月某日死緣
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
時為救釋倩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
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當索而用之
庶可獲助張許之它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

子元晉取金與錢為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于
太平興國寺燃點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
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
里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切懇且以告
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
如是也。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
邑聚多立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咎淳熙十
年臨安人王大光為坑冶司幹辦公事閹卒白曰今

早啟戶未甞有賣豆乳者未數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湏於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々寧得如是闇以姑子為言遂往視其相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即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直

甄錡家醢

甄錡知南康軍感疾遂亟亟者以束手其子曰個曰儻延天慶觀道士即軍治建醢筵請命備極誠敬至供獻器皿七箸皆易以新者既畢事錡與二子及主

黜道士俱夢入大官府見一神呼曰甄錡大數已書上帝以二子孝誠可嘉并齋筵精潔如法特與延壽一紀明日皆歆言之個曰果獲響答宜以紙筆具述勿形口說庶幾可信於是如其言所夢悉同咸為甄氏致慶意老人壽筭當蒙所增之數然至明年是日而卒計其時恰十有二月識者謂一紀為十二歲陰司不歆明言故以一月為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夷堅支甲卷第七 十四事

蔡箏娘

陳道光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過洞庭夢綵
衣童子自言是洞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
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沿檄如商
州道經藍田宿於藍橋驛夢向所見童子執節而來
曰仙子候君至遂導以行到一處峻崖峭壁童子以
鏐節扣石壁聞鏐然掣鎖聲俄入洞戶棟宇華煥金碧
抵絢赫佳花美木世所未覩稍進中堂望麗女方筭
意歲姿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正憑几寫佛書顧客至

甚喜延相對席談詞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獨居悶乎
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累十觴引生于室
中皆錦綺文秀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間方
三伏此地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從容言吾
蔡真人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當與人會我之氏
族見于春秋名嬋字倩娘一名次心幼時善奉事父
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嫌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韋矣
君仙材也但世故膠膠不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畚
與君大官恐復墮落尔因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
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立成十絕句其一曰玉兒

童

因有

青、洞裏回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
不驟蚤早、未其二曰長恐凡材不合仙因逢神女
報姻緣雲中隱、開金鎖路入麻姑小洞天其三海

石榴花映綺窓碧芙蓉朶亞銀塘青鵲不舞蒼虬卧
滿院春風白日長其四沉、香霧映房牖剪、簷頭
盡日風汗雨頓稀塵慮息始知身在藥珠宮其五老
聃西逝眼浮屠莫怪窓前貝葉書長笑楊妃仙格劣
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常怪樂天長恨詞釵鈿奇語
肯問太傷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憶人時有問時其七
一到仙宮白玉堂氛氲薌澤滿衣裳非龍非麝非沉水

度

疑是諸天異國香。其八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神精。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間不遇人。其九瓊漿飲罷日西沉。瞬息歡游直萬金。塵累滿懷那住得。鳳簫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猥。劉阮昏迷錯往還。寫畢復飲女命侍兒以簫吹離鳳之曲。終而寤簫聲故在耳後。兩夕復夢童攜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見。況甚無謂。劉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為九天最尊。奈何輒斥其名。今為易老聃二字為道家仙格。劣三字為苦輕。

肆皆凡猥三字為那真實陳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
且言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訛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
是不復再逢陳自作文記其事女與飲陳歎終宵曾
不及亂非唐裨說所紀諸仙比其真玉妃輩乎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
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清秀才夢其友章澄
娶則妻朱氏明日以語澄一笑且慍曰黃宗德方盛
年而吾婦固無恙烏有是事毋戲我未幾則赴官踰
歲而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姚迪功

善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為軍學生嘗謁夢
於神以卜窮達夢已着公服設香案于所居門外謝
恩覺而不曉其旨或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者
例門賜勅牒以為諸州助教於是憮然自念曰豈吾
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時奏名乎已而累舉
不登籍遂束書歸絕意榮路紹興己卯

皇太后慶八十霈澤錫類姚以孫思賢獲鄉薦得迪
功即實祗命于家距昔日之夢恰五十年方驗

趙善持

西 既

宗室善待居建昌城南之麻洲與其子汝泰皆嘗取
應薦名該遇己酉覃霈當補右列父子俱詣闕料理
留滯旅舍行囊將竭捨而自歸倩鄉人傳庸俟告命
訖還舍父夢子告至而已未也寤而疑惑謂塗中或
有失墜之患越數日又夢往所居二里間林田寺四
顧無人独子婦鄭氏同在夢中亦以嫌跼蹐為不安
旦起語其家皆嬉笑後兩日忽苦咽間痺痛粥湯藥
飲皆不能進信宿而卒及告至則已亡不獲拜命俄
而鄭婦縊死双柩並寄攢於林田寺

局 春

鄧興詩

問

考

建昌鄧希坦娶朝奉郎李景遠女生二男一女、嫁承議郎徐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興詩於女為兄好李有雋譽夢為人召至一處高閣華宇三美男子坐廷上置酒張樂侍姬十數輩皆頂特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立左右或歌或舞興詩諦視不捨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頻屬目流眄須臾一男子呼興詩來前命擊戲鼓辭以素為書生略不諳此藝其人強之曰但隨汝意敲擊雖不合音調無害也竟而慙之以語父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夢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惠民藥局鄧女隨夫

侍行卒於臨安吳詩繼沒於鄉里三少年者所謂木
郎允下三部者也建昌多其祠乎希坦所居與一庙相近
故被其孽

童漢臣

衛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天厭後故友蔡揆
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而連夕或間一夕必
見之揆頗惧乃徙寢它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
有死吾独冤屈不可言揆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
以善而終何得云尔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
餘成大蜈蚣累身赤足長尺余延緣壁間揆驚而寤自

是不復夢

建昌王福

建昌郡兵王福乾道中輪宿後圃巡警半夜後逢女
妹子於宅堂之北便門外年少妹美笑謂福曰我乃知
軍宅婆之女慕尔已久故乘夜竊出欲陪尔寢福
驚喜過望即扶之至鋪所雞鳴始去自是眷戀不釋
人雖當下直亦代之守宿歷數月羸瘠如鬼正昼熟睡

父母憂之父隨其所往雜居衆中伺察見女來就福
綢繆歡聚明日呼扣之且問其病不肯言但云元未
嘗有疾父怒欲施杖責方以實告父為謁假使在家

姝

治療又密詢郡舍老兵果有奸婆一女訝其安得常
常出外且信且疑它夕因福再上直復詣彼審視女
又來父持灯遂捕女狼狽起走入天王祠而沒拂旦
驗之蓋捧裝奩侍女也引福至前低首不語於是擊
碎其像福掩面嗟惜墮淚踰旬而死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
外過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
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
曰君命祿粗尔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

鶚 卽未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
亦交哂其妄或謂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
一医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它無資身之策如何能
日 得貴客曰非尔所知目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
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
棧行泊臨安棲、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医
遂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祿為徐防禦有子
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

池

地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
招之結課王生事其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
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
狀兒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指黃手既
痺竟手猶微痕自念若榜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
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
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婿得奩
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
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溪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漢
高門外李蒿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
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
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榜余氏子弟三預
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徐達可

承節郎徐達可臨安人監行在權貨務門以淳熙五
年卒其兄伯祿素友愛哀念之甚切招臨江閣皂山
道士談師一至家建設黃籙醮中夜後達可憑一小
兒索紙筆就灯下書三紙其一云達可平生耽酒迷

同
恋荷兄因骨肉開戒乘此功德還家瞻仰聖恩深重

不可思議其二云得荷天恩其三云達可平生無不
了心願道衆共觀其揮毫百祿與家人捧以泣視字
畫全與生時書札等為之鏤版傳示於人使知章醮
感格如此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
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
背縛一人於柱因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
寤為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

精

莫大焉賦為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順第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等語患無它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塲屋日晷有限豈汝晝寢時邪鍾曰正為尋索故事作對未得吏問其故乃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為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蔬食在其中矣孟無愧忤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為得神助持卷而出

洎冠

考官閱讀批其旁云隔對渾成可以冠場真之首選

黃達真詩

乾道元年乙酉黃達真過建昌士大夫多往謁必與之詩又脩賤郎鄧珪詩云柳綠桃紅春晝永家童喚起睡中忙偶然日下音書至回首江城又夕陽珪既得詩又問享壽之數達真瞪視久之曰五十七珪時年四十四矣以來日無多且嫌夕陽之語但以日下音書之說恐或有中都薦召後四年乙丑夏五月十七日夙興盥櫛如常時近午竟體中微不快就榻偃

息呼小奴奚童拊摩俄頃間遍身皆冷手足亦僵童
撼之不應急報家人出視則已死纔得壽四十八去
達真所許尚九年蓋所謂五十七者指其卒之月日
耳珪居宅在城下入歛時日正曛乃江城夕陽之謂
也

羅維藩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罷夢其父告
曰尔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校杜申虧
了二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声暨榜出杜
為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

五

杜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江右三卷說

皆建昌鄧

夷堅支甲卷第七

夷堅支甲卷第八十四事

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獵書記無所成名貧不能自養傭書於里中富家一夕夢荷鋤入其圃刷地才一揮得銅印一顆方徑二寸有繆篆若彝器款識視之其文曰日方伯連率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得一板類今時所用漆扎題詩兩句曰愁絕江梅開嶺岸不知失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攫而懷之至四得小印八九悉拾取而歸見其家方祀神禮畢徹饌遂寤夙興頗喜謹誌于主家書冊之末自

是感激思展奮顧無以資身放浪江湖李作大字為
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沙適張魏公居彼顧見無因
稍掃隸人之門以希一眄值其誕日宿造听事以紅
粉書壽字于地廣長二尺許公出見問為誰隸以戴
至道人對命呼之前牒以緡錢尊酒辭不受曰之邵妄
意功名所望於相公者固不在此輒銜竒以自售公
壯其言遣書屬之軍帥、收隸行伍且多與之金俾
偵邊廷息耗既行過期不返疑其亡去經數月乃還
帥問稽留之故曰昨乘間潛入中原馴至洛都躬謁
之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刻在出之袖中而示心

帥轉聞於朝不沒其實仍加推薦

遂

戴

右

提行

高宗正以諸陵為念遂命召見戴敷奏詳盡音吐如
流天顏悅懌詔補保義郎戴以本諸生不願右列遂
換古承務郎已悟昨夢第一印日字者面君之象也
九天尊者祖宗也未幾擢守均州兼管內安撫又悟
方伯連率之應罷官歸鄉訪故傭主餉遺累千緡求
其所誌書冊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
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
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
齋來歆獻納者而為戴戕殺掩有其功因是被黜以

卒戴亦個儻負俠氣或言所殺者蓋一僧臨死一歲間覩其為祟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舉兩浙路李事楊通貫之按部婺州往謁一異人坐間典牋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啟緘異人曰得非求舉削乎楊曰然方欲論薦曰無益也渠為五百驚訴冤非久於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駛卒持薦牘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吏問其狀對曰以病死曰嘗杀驚乎曰平時不曾杀生數月前平江朱太尉託造驚鮓遂買五百頭醢之楊深加悼歎疑

異人者通知幽明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弟酉陽雜俎支諾臯篇載新羅國人旁色求蠶種於弟
餘蒸而與之色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余居
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蚕飛
集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恠誕近宿州符離之北境
農民王友聞居邑蔡之村與弟友諒同處妻邑人秦
相彪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見
面諒嘗丐蚕種於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法
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

斤秦氏疑妬焉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
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蚕房見蚕卧牖
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
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顫踰
月而死及諒成蚕皤然如甕繅之止得絲百斤

揖

王揖双雞

揖

指

鄱陽卜者王揖僦旅邸一室畜双雞一牝一牡牝生
子正抱啄於栖中揖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
牡叫呼牝聞聲走出栖外救之注眄哽咽悲鳴若欲
訴揖而免牡之死揖弗悟竟殺之牝躑躅哀呼不復

揖

喘
顧群雛終夕唧唧晨起不復食凝立砌下沉々如醉
然少焉氣溢其吭遂拂而死

哮張二

每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方年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
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畧無忌憚白昼宣淫
反怒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礼蓋以假父自處也丁
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声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
者密州諸城人遭乱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負氣丁
意其可屬此事毋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
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

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
本耳丁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
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
毆朱為請張艷然曰訝汝貸我錢蓋以陷我于爭鬪
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於絕交衆哂
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
江買猪於漢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
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
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
功補官

王公家恠

鄱陽人王公居魏家井側好事邪神以求媚至奉五
侯泥像於室香火甚謹忽聞屋底有異声俄如人音
晨炊未熟飲食器皿自厨冉冉而行直入後隙圓人
取之回復去如故舉家不能安迹乃徙舍于茶場巷
物恠仍前不止或盜冠珥衣袵以至床榻茵席若扶
舁而出布列庭下煙焰蓬勃起於衽帳隱處急往撲
救則已穿穴後招道士治之且禳且禱為迁像置城
隍祠於是始息

甯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約五十里外杉
田院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剎牢落無他
侯人伴處時當暮春之末將近黃昏後竟有婦女立窓
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出視之一女子頂
視魚枕冠語音僂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喜笑曰我只
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間每曾到此一寺上下無不
當稔熟者寧居鄉疇平生夢想無此境界惟恐不得乃
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灯寺童以酒一甕來饋
寧啟納之女避伏床下寧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
始可了吾至是時方敢飲乃啣之而去復閉戶女出

寄

洽終

懷

坐對酌宵次挂小鏡窸取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
常以隨身所著衣皆新潔而襞褶處不熨帖爭露
現窸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窸箱篋失于燠暴故
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
繼繼驩合窸展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
門窸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
來才別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灯下寫文書但費
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窸唯未以實告僧顧壁
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
前種玫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歛

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寧愧
悞而反然猶卧疾累日復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

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疎財倜儻嘗有党大夫者
自河北來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力可行彥忠
餉以百千且館其老穉於家待之如骨肉其賙人之
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亡臨卒前一夕夢告
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為簡寂觀土地矣父
未以為信已而其子以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
自為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

目淋漓不可寧居四体殆無全膚宜為我繕理明日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往彼處視之而信乃為一新之

鄂渚王媪

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為業王翁死媪獨居不改其故好事佛稍有積蓄則盡買紙錢入僧寺如釋教納受生寄庫錢素不識字每令僮僕李大代書押疏文媪亡歲余李猶在灶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經三日乃蘇初為陰府逮去至庭下見金紫官員据案坐引問鄉貫姓名訖一吏導往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某不曾有受生錢此是代主母所書也吏復引還金紫者

亦問李對如初曰汝無罪但追證此事耳汝可歸既
行將出門遇王媪與數人來李見之再拜媪大喜曰
荷汝來我所寄錢方有歸着汝到家日為我傳與親
戚鄰里各各珍重遂復生時乾道七年三月也

隗六母

鄱陽小民隗六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為人傭作淳熙
十月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柴氏盜牛隗適先至以
來短槍刺牛死柴竟之持杖闌外隗即逃去史續至遂
遭痛箠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
聞於官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歷一歲隗

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柴氏
牛史死而汝脫蛭人間不敗露而陰府湏汝證對汝
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又三日隗死

山陽癡僧

楚僧行欽建炎中落髮於州之龍興寺紹興兵亂去
而之他方久乃復歸里閭道俗舊嘗接識者十無一
存昧然如癡醉逢人縱語莫能曉其意常負佛像一
軸於背每詣市買熟肉飽食留其余滓取佛出挂於
人家廁旁以滓灑洒之如是累年畫卷丹青益鮮明
粉餘
標飾牢潔人多疑其異但無有識其所止郡中喪塋

必持冥賻往獻郡僧設法事亦預焉衆吹螺擊鼓梵
唄喧闐欽蒙首倚戶鼻息雷鳴達旦無一言徑趨出
主人邀挽就飯勉食之才退即携米麪鹽醯椒菜之
屬寘其家蒼忙而去辛巳之秋顏亮將犯邊先期不
見明年虜退楚民漸還欽已至或詢其故荅辭殊妄
日馳誕不根唯日自馳走街陌中呼之不應亦未嘗從人
郡乞食即目為癡僧不知所終

晁氏墓異

濟北晁生寓居撫州五福寺閑步寺後沼上見一蝦
蟄伏草中大如盤異而采之終還舍聞鵲噪簷間繼

而滿空如雷移時不止出視之蓋無所覩但盈耳之
聲如初亦未以為恠是夜其子讀書窓下灯忽自滅
有物立于傍子暗中擊以界尺反為所奪奔而出晷
始悟墓為祟遣就寢睡未熟竟床微動牽手捫之已
离地丈許幾接屋桷自是嘻笑于梁歌舞於空变幻
百端招師巫禳卻無一驗遂徙居他所恠復然於是
善教
旋終月
施會真武像朝夕香火甚飭過數乃已

朱諷得子

下邳朱諷往京師赴省試至宋城逢日者占軌革影
邀而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畫一堠子上有望字一人

帛

衣紫腰金執笏若進揖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日
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宦亦顯但捧箕饋子事
為不可曉遂別去到京入試之次日二僕擎筭送至
貢闈而反行穿曲巷聞兒在地上啼視見之故布裹
一初生嬰孩因相謂曰是必人家非正所出吾主公
未有子不妨抱養之乃抱歸邸舍適邸婦有乳倩使
哺育迨暮朱來僕迎以告朱大喜產乳母與之還家
詢所矣處正名簞箕巷朱果擢第名此子曰省郎朱
終身無子遂為嗣

絳州骨堆泉

絳州骨堆有龍女祠其下泉一泓方數丈可灌民田
萬畝左右農家恃以為命歲時祭享甚謹不敢微有
媿汚由是每經大旱未嘗憂飢凶女真人善察為郡
守以絳地形穹崇難於水利思欲導泉入圃博議雖
久竟以高下勢殊不能遂乃敬謁祠下懇禱其夕夢
神告使速浚渠察寤併力治役渠成水終不可至又
夢之曰吾有三子今皆成人而未有血食已敕令守
渠遲水以成使美意善察許以為立祠神喜謝而去
比曉圃吏來白昨夜三更後水從新渠入圃矣善察
即率僚屬往祭其廟以報神惠為三子立祠且奏請

虜庭爵之為伯一郡遂賴其利

夷堅支甲卷第八

夷堅支甲卷第九十二事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贍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術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听自去由是方士輻湊一日小童報有客称曰燒金宋道人故人謁楊喜束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耳仆前如媚著黃練單袍容儀洒落即延款書室朝夕共處稍々試小方輒驗然未嘗暫出嬉游楊乘間扣以要法歷旬始肯傳當用藥三十余品悉傳疏所關買之於是楊請與偕行不可曰吾習靜惡囂豈應却投鬧處君宜独

往楊且行又曰君出後小兒曹必來憾人幸為高戶
使得憇息楊如其言訪數藥肆買諸物最後到一肆
望其中有點坐者衣製顏狀全與宋生等頗驚正疑
問訊坐者搖手止之楊遽歸室戶高鎖不動啟而視
則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楊跪歆下拜以為蚩薊子
訓左元放分身隱現神游变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
禮遇隨所須即應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鈇
汞不能就分銖計供億餽謝及藥直不啻千緡自謂
親逢神仙不少悔又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鄉
里為人頡頏可憎衆目為王蜚蜚俗語指搯害邑落

之稱也性吝嗇尤惡僧輩行化至必罵斥不與一錢
有頭陀茁髮獐醜伺其居內直造門鳴銃唱佛殿聲
震響王聞之怒持杖擊走之甫自外還前頭陀又在
廊下鳴唱如昨王愧怖敬為羅漢聖僧搏頰悔過立
取白金二十兩與之猶悚然終日兩州人說宋生與
頭陀皆兄弟双生相似故各售其詐以欺楊王二人
耳

益都滿屠

益州屠兒滿義賦性獐烈力能扛鼎絕不畏鬼神醉
經叢祠輒指畫嫚罵習以為常巫祝表彥隆者詐人

也密與其黨最厚者謀曰清元真君廟推敝歲久吾主其香火將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應和滿屠克猛不信向衆耳目所共知倘因之以假灵必可成也於是邀義飲於家酒酣謂之曰我欲擇某日致礼于清元庙下至期當富有觀者子能乘酒力呼譟而來揮斥衆人登堂正坐汝神自居空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万目傾駭可乎義曰此正我所願為者又何難哉表遂以其日收合数百少年攜旂旌幢夾列道上饌具牲幣種々豐腆鼓震樂作義直趨祠所毅然踞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悉啗之而詈神梗口良久

義忽狂作口鼻耳目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謂義触神之怒而致禍怖畏灵威爭捐金錢入庙祠宇大興數歲後袁之徒因分賄不平詣府縣告其事尽捕鞠而刑之

從四妻袁氏

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鱉膾鯉朝暮飲食妻袁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刃所戕物命不復可殫紀袁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岳從欲薦拔厥妻持供具往獻既至泰安三日未登庙縱步市中白昼與袁遇數人隨

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閤袁哽咽而言曰我以
啗割魚鱉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尔倘見憐宜思
所以救援之後泣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
亦不如死耳至于道佛脩嚴蚤罄蕩家貲固所不惜
袁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独至庙中詣西廊
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遂還寓舍齋戒如期而
往見袁荷械加桎梏帶簾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
衣束以薦用鎌刀剉截如縷流血塗地須臾一鬼持
盃水呼其名而啜之即還故形俄又復然凡六七反
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盡夜不寐又明日再遇

表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其身不復殺生

史省幹

史省幹者本山東人後寓居廣德軍與教寺側有空宅頗寬廣而前後居者卒為鬼物惱亂不能安處宅主欲售於人亦無敢輒議史貪其償賤獨買焉姻友交勸之不听乃擇日命匠繕葺自往監視方坐堂上一叟烏幘白衣揖於庭史素不之識趨下謝之曰翁為何人何事至此對曰予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足下治第舍願貢誠言史曰敢問何謂也曰此屋為

怪魅所據其類甚繁然豈亦能與人競但向來處者
皆非正直有德之士故不能勝邪君既正人居之何
客特當徙房于東南隅而以故房為庖厨必可奠枕
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一新土神貌宇其後帖然

閔王幘頭

潼州閔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
數十軀其一黃衣急足面怒而多髯執令旗容狀可
畏威都駛卒王雲至府巫祝喻天祐見之以為與廟
中黃衣絕相似乃招其家飲之酒賂以銀行且又付
錢五千并大幘頭範樣語之曰市上耿迂開此鋪倩

尔為我與錢使製造一頂須寬與數日期冀得精巧
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即從其戒至耿氏之肆耿
默念安得有人頭圍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約
為施工而雲持公家符帖不得久駐捨之而歸竟不
以喻生所囑告耿俟其來取而查不至後數月因出
郊入閔王祠見黃衣塑像大駭曰此蓋是去年以錢
五千令造大幟頭者也陰以小索量其首廣長還家
較視不差分寸悚然謂為神立捧獻之事寢淫傳一
府爭先瞻敬天祐正為庙史籍此鼓唱抄注民俗錢
帛以新室宇富人皆樂施凡得万緡天祐隱沒幾半

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恠而問其故
或以告之雲曰此喻祝設計造詐借我以欺神人吾
往謁之當得厚謝於是走詣之天祐恐昔詐彰敗了
不接識雲恨怒訴于官天祐坐黥竄尽籍其貲朱
從龍以為潼州乃北方致同州所立名者恐無因可
通成都使當質之蜀客

尹二家火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家于北神堰新河之東累世
網捕稍能足衣食有室廬一旦遭火焚蕩又營之復
罹煨燼頻年至于三無力可為但結攬蘆葦束縛以

泥補葺徒蔽風雪而已每至中夜聞外間行人憲罕
之聲憲為冠罽出視之見十余輩藩白衣皆執火炬
尹大呼奔逐闐然而散畧無影響良久復然尹氏惧
暫投駐親旧之室禍至如初嘗正晝在戶望六七人
往來空際以線繫紅炭置屋上亟行撲救俄相繼起
焰於側如是半年戶坐業盡廢妻子愁悴染疾恹猶
弗已邑人畏回祿移灾就其地作福禳謝後雖帖息
而其家人十死其八矣

蔡乙亮報

陳州人蔡乙者家素貧父母俱亡受雇於獄級陳三

之門遂習其業稟性既亮忍而目之所見又皆不善
事也久而為惡從所推凡囚入其手至負罪至微亦
遭毒虐容貌絕可憎郡中目為取命鬼年至四十余
一夕守囚於獄夜過半衆聞若有呼蔡乙声甚振起
視之已倒挂於壁間儔侶多疾其為人方快之佯睡
弗問明至則見四体九竅浥浥流血始掖以歸是夜
復然呻吟悲哀如受鞭笞或闊步撐挂全類緝縛祈
死不能痛苦經歲臨命作牛鳴嘔血數升然後大叫
而絕

張高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為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剖股數高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奔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虽本富豪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賊虽嗜殺人亦為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理事業賞產尚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姪悉事之如諸父

梁小二

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
質至梁独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
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之中河東荒飢疫癘荐臻
流徙滿道路梁挾母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
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
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先行自與母在後
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入道側掬泥沙塞其喉
然後去稍進遇妻問姑安在曰老人牽足遲但先
到大家丐晚餐以湏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

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
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才及中途風雨暴
作霾曠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還出沒衆懼
散亦不暇顧梁所之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
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体如故目睛
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
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
慙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魯晉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迂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

來見丰姿洒落可愛因留止外館異待之每逢人輒
出小戲劇資歡笑而畧無所求見之者無不悅喜彪
會族友飲於後圃酒方行晉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為
樂先生能効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
此甚易事但須得魚鱗一片為媒則可彪命僕取數
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鱗於中幕以青巾時
一揭視良久舉巾數鯉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
膾鮮腍非買于市者可比猶以為幻術所致不深信
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鈕玦具之屬合
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撓晉卿問

故彪訴之亦笑曰何不早告我是何足言且飲我酒
酒至連酌六七觥遣人輦黃土汲水拌和為泥捏諸
物成坏暴日中預熾炭以待稍乾悉寘炉中呼鍛工
扇以鞴經時鉗出之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
不堅好工相顧駭歎彪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
語翌旦失所在

董小七

董小七臨川人因避荒流落淮右為海陵陳氏操舟
常独宿其中天氣盛寒董糊室罅隙置煨火飲村醪
一杯而就寢熟甚氣不宣泄遂悶絕傍無知者乃見

夢于陳曰將悶死於舡倉急救尚可活陳竟以語妻
妻曰彼既云未死如何鮮托夢不足信也於是復睡
夢如前而加苦切曰主人若來遲定應不救如肯來
這乞勿張皇仍勿用灯烛見照菟魄見之必逝去不還
更湏先屏炉火俟某少醒徐扶起則可陳驚寤遂出
喚僕視之既登舟董如魘死之狀口鼻氣息僅如線
不斷乃依其說果復生董以生人能入夢以脫性命
亦異矣世言夜呼被魘者不得執灯若誤用之必死
其說誠然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行善不與閭里
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
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口惟
日飲酒二三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意紹熙四年盛
夏微有不愜語家人具殽饌尽集子孫甥姪共席酒
三行赴浴令一子楷背甚以舒暢為樂浴罷更衣踞
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歛前二日手足皆
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虽絕無一點腐穢道俗來觀
以為大善知識所不能然盖吉德之報

夷堅支甲卷第九

夷堅支甲卷第十三事

海王三

甲志載泉州海客過島上婦人事今山陽海王三者亦似之王之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以溺王得一板自托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涉岸行山間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蠻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憇於大木下莫知所届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行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体無絲

縷樸檄蔽形王不能測其為人耶為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听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邃晃耀常如正昼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暮飼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食可換易幸其地不甚竟寒暑故可度歲余生一子迨及周晬女采果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岸隩認其人皆旧識也急入洞抱兒至徑登之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啼撲地幾絕王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目為海

王三紹與間猶存

山明遠

山明遠滄州人字彥德其先亦衣冠之族至明遠益
貧無室家可依乃行游濱棣間以干謁為習或終朝
不得食雨足望相偃休於道傍冀一飽不可致而又
為渴所驅出飲水濱回坐大木下良久一兔過前疾
步擒取之剥啖大遺膏肉殊充甘美因自念林麓之
間熊虎狼豹專以搏噬狐鹿豚兒豢養其軀山顛谷
口其樂無極吾為人而顧不如可憐也哉既飽出行
值日暮訪野老黃若虛家求宿黃嘗入道素好客見

之喜置酒延留劇談滾，不倦酒酣遂言食生鮮之
適黃聞疑惧細視其面目頗與人殊以為畜類變恠
潜起呼群犬譟逐之明遠趨下階呼鳥數声化為黑
狼攫一犬而去不復可尋迹黃後至滄州詢其族胄
茫不知所在矣

蔣堅食牛

日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
舍赴肆其孥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之不
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癸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
間見數人皆持火炬造其室喧時雜闢大呼其姓名

也

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拘堅，欲拒而不能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遂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光明如晝，悄無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深業深固，今當受其苦楚。」堅驚怖，荅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之。」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焉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飢粥，為將柰。」

何王笑曰予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
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瞿然而蘇母與
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來鄱陽之歲以布
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拊於街十二月四日予詣
東園呼之為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此命
方趨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
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知音予語
之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无疑矣恨氣數不耐久
遠然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既云正拜不應進退
太速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僉書葉子昂兩命併扣

之堅曰皆當迂亦甚緊然葉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
皆當去予弗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
進樞密使葉參大政明年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
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去是年六月予以
知吉州奏事堅同他客送至小渡衆意予必留中堅
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於是委
曲授郎吏使報州蕝迂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
西赴官先旬日出舍於圃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
人入傳未必往才數日召命下乃以所擇日啟塗二
事既驗戊子科奉士人登其門如織幾獲錢百五千

從此小康厥後聲譽頗減以至於汴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墮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独行至山側峻崑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歆還家報父兄併力求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搏泥窒塞穿處回至中塗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為父言之

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龍鳳邨

河府榮河縣北鄉鎮有孤峯隋絕名曰鳳凰山、之西一僧舍曰鳳凰寺塔曰鳳凰塔蓋嘗有鳳棲其上故得名秦地既陷於虜僧紹洪主持累年其後迂化寺衆議立塔葬之發地獲一物長六七尺非石非木其狀如卵衆覩之驚異擲之河溜、巨川水不能浸少頃飛濤激浪絕與雲接皆委去疾走迨至元處卵若為人扶翊復在焉衆不能隱告於郡旋遞送燕山

俗目為鳳凰卵

薦福如本

饒州城下六禪刹東湖薦福寺最大信州貴溪人如本住持頗為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愈至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曰和尚歸西天弟子緣薄不知再遇師于何日曰明日便可相見侍者曰會於何所曰城裏崇福院門外王太医家也侍者出鳴鼓告衆坐入寢室問訊其言如初皆莫能悟旨意甫黃昏而亡先一夜医者王太醫妻姜氏夢挾他医熊彥誠妻游寺見本老卧於廡

下龕中前問之曰長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荅但蹇
耳畔如有人啜泣既醒則其子坦婦汪氏以臨蓐艰
苦放声而哭至明日午時生一子迨旦數僧來詣王
氏具說本老遺語大辯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
入視嬰兒即張目大笑自是絕不如葷酒其家呼為
僧老

復州菜園

湖北罹兵戎燒殘之余通都大邑翦為茂草復州尤
甚子城內有廢地稍除蕩瓦礫治作菜圃丁鋤斲種
植以供蔬茹簽判官舍在其東錄曹在其西紹熙四

年四月予兄子棊為僉判赴王錄曹飲席日街山後小童見女子頂冠著紅背子笑入圓以為官倡也但訝其黃昏不脫上服與錄曹一童言之蓋群僚清燕元來嘗用佐尊者乃知為鬼唐志所載傳旺夜見女鬼正此處云 臯姪說

陳體謙

光
南城陳氏子體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蛭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在家且竊汙鄰比婦女外間盡知謙處之自若至于酣醉食肉特其小：者耳乾道

末年染疫疾未甚困篤夢被追到官府主者公服怒而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謙稽顙謝過竟不許驚寤顫悸為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褒忠廟

乾道元年六月郴盜李金黃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官民居室皆盡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川都巡檢使王政會合他將兵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政出於軍中恃勇輕敵軍騎馳鬪挑戰遂為所擒初欲活之政肆罵不屈乃斬首矣屍路傍方甚暑同死者血

肉狼藉臭穢腐爛政屍独不壞蝨蚋蝼蟻亦不集然
至營、擾、勢若歆前如為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
其官舍二百里所乘馬奔而歸家人疑有變走問之
收拾移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
州觀察推官其親屬五人就戰地立廟以祀賜額曰
襄忠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略相似豐
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
子日甲子時生皆為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

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靜江府
司戶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郎之官
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泣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
亦卒其所享祿食均甘但多披青袍三年耳

王仲共

王垂仲共淳熙中以朝奉郎知武岡軍湖南安撫王
宣子薦其材有旨與知州差遣既受代枉道詣潭府
謁謝次衡陽其子萬石夢人告曰尊公已降秩官觀
矣晨起語父以為凡夢中所云貶降蓋迂也仲共笑
曰吾方以年勞當轉散卽且無罪何由絀削又正被

陞郡之命吾不與閑安有奉祠之理汝夢不足信洎
到闕登對論谿徭事甚悉詔以知邕州俄上薦土豪
楊某當平蠻洞時宣力可用乞與推賞而奏劄誤書
其名朝論為不謹遂鐫一官仲共殊不樂乃上詞請
得武夷冲祐觀盡如梦兆仲共初登第嘗夢出行長
塗先驅者負占牌上有邕字寤而為人言再調必作
令邕者小邑也及除是州恍思前夢疑仕宦止此絕
惡之還南城未幾疽發背而死万石竟不霑遺澤

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臬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

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人家貲甚者汙瀦其室
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刼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
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
匠合大木為巨甕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
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獷之狀足
以戒族一時無不称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
楊迂深道出首方昼寢夢一吏喏於庭稱索本州崇
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祖要照證公事楊未
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
皆無其事以夢甚了、不能自己遍詢老吏乃有知

向來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載宣州何村公案蓋是冤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得尚有訴訟幽冥之間當必有故特世人未之知耳

扣冰堂僧

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醢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恠程指哂笑侮之是夜歸舍醉寢夢偕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挺大呼

向前肆擊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
逼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
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刴
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出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
怖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
止勿言先叙所以無一詞異於是相率往扣冰堂正
見兩像即夢中僧也怖悸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
亦徒歛戢

夷堅支甲卷第十

夷堅支乙序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里而遙
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
不復著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
耳力未減客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
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畧能述群從姻黨官游峴蜀湘
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閑不為外奪故至甲寅之夏
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甲支十
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
年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